

袁志成 著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

酒阑灯地梦初遥，听潇潇，恨潇潇。敲碎春心，无赖是芭蕉。花正
怯寒人更冷，漏声紧，梦相逢，到画桡。画桡画桡隔红桥，魂自
销，首自搔。去也去也，去不见江水迢迢。怕是落花惊醒，转无
聊。檐畔风铃犹自语，和雨点，一声低，一声高。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袁志成 著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 / 袁志成著.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211-06664-3

①晚… Ⅱ. ①袁… Ⅲ. ①词学—诗词研究—福建省—近代
Ⅳ.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319536 号

责任编辑: 王金团

装帧设计: 林 玲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

WANQING MINGUO FUJIAN CIXUE YANJIU

袁志成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87553647 (编辑室)

印 刷: 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福飞路江厝路 5 号 邮政编码: 35001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664-3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彭玉平

有清一代词学发展，从云间派、浙西词派到常州词派、粤西词派等绵延一线，而各成其峰，词派也因此成为考量清代词学最重要的角度和视域。清代词派大率具有鲜明的宗尚，特别是清代前中期词派，往往各标一帜以相高，虽是次第登场，实以救弊补偏、取代前者为基本目标，因此其理论固然鲜明，但容有缘于目标的切近而语或稍过的情况。职是之故，从嘉庆后期开始，立足词体本身，融合诸家流派之长便渐成词学趋势。这是我们在梳理清代词派流变史时，需要依据时势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同是面对词派，裁断的价值标准其实是内蕴着变化的。

福建词学似未以“词派”的身份出现在清代词坛，但也渊源有自，一脉相承。其实在宋代，福建词学就曾有过辉煌，此后也一直流风未泯。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云：“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明代作者虽少，然如张志道、王道思、林初文亦复流风未泯。又继以余澹心、许有介、林西仲、丁雁水、韬汝。雁水与竹垞、电发友善，其名尤著。”这份名单其实很不完整，遗漏的宋代词人中至少还有张元幹、李纲、康与之、赵以夫等人，他们各在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很有意味的是：福建词人在宋代占尽胜流，最著名的当然是柳永，既以“不减唐人高处”的典雅词在宋初雄霸一席，又以俗调俗趣的小词，远播西夏，宋初词人声名之大，盖无出柳永之右者。而李纲和张元幹则宛然是辛弃疾爱国词的先河，刘克庄更是辛派阵营中的一员主将。如果再加上福建籍词学家黄昇所选《花庵词选》，

其中《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更是保存了严仁、冯伟寿、刘清夫、刘褒、严参、李芸子等不少福建词人词作。福建词人在两宋的地位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但另外一个事实是：宋代之后，福建词学就不复往日的兴盛了，特别是在清代前中期云间、浙西、常州等词派彼此争锋之时，福建词人的声音是微弱的，这种微弱直接导致了福建词学在清代词学格局的边缘化。但凡事或许真的是利弊参互，这种边缘化在我看来，起码促成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是催生着有抱负的福建词人复兴词学的志业；第二是可以局外人的身份避开此前过于激烈的门户之见，冷静地思考词学的合理走向。当然，这两件事情因缘凑合，完全可以整合为一，并造就出一种蓬勃的景象。

这就是近代福建词学前夜的涌动，从辉煌中悄然失落，在低谷中矢志攀升。

叶申芑便是这种涌动之后应运而生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他重视乡邦文献，将宋元时期闽人词编辑为《闽词钞》一书，其中虽多名家，但正如叶申芑《闽词钞序》所云：“当宋之时，吾闽词人以专集传者梁溪、友古、芦川、后村而外，指不胜数。而柳耆卿《乐章集》、康伯可《顺庵集》尤著……久为识者所许，乃词选诸家至不知其为闽人，此所不能不为之表白也。”这一句“不能不为之表白”可见其振兴福建词学的使命意识。其实，在《闽词钞》之外，叶申芑的《天籁轩词谱》、《词韵》、《本事词》诸书也早为词林职志。可能正是叶申芑的这些著述和言论，严迪昌《清词史》把叶申芑视为“重振闽人治词风气”的第一人。

但叶申芑确实孤单了，不遑说他的《闽词钞》仅收录宋元金福建词人词作，格局未张，他的《天籁轩词谱》也是虽志在兼取万树《词律》和《钦定词谱》的优点，但其实影响寥寥。他的《天籁轩词选》似乎更是消隐在词坛主流之外，几近湮没无闻。这些情形从本质上来说，并非是叶申芑的理论本身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当时福建词学的影响力尚未足以支撑它在词坛的身影。其

实，即如其《天籁轩词选》所秉持的调和两宋，兼采苏、辛、周、柳的审美趣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清代中期以后融合浙西、常州两派的词学走向了。只是叶申芑的声音被当时混杂的声音遮蔽了。叶申芑词学“先型略具”、“宗风未畅”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想的结局。

如此，历史就期待着另一人物的出场了，他就是活跃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谢章铤。陈兼与《闽词谈屑》云：“清光绪间，朴学大师谢枚如（章铤）为正谊书院山长，一时名彦如陈弢庵（宝琛）、陈木庵（书）、陈石遗（衍）、张贞午（元奇）、林畏庐（纾）等皆出其门下。以经术而为词章，与南海陈兰甫巍然相峙。有《酒边词》及《赌棋山庄词话》。其词近苏、辛一路。……枚如榕城有《聚红榭吟集》，并刊有《聚红榭唱和诗词》。……一时称盛。其词话议论精辟，声律字句，金针度与。”这一节话将谢章铤的名望、影响力、“以经学为词章”的特色、对苏辛一路的风格追求、组织词社唱和、词话等等，概括殆尽。可见，谢章铤对复兴福建词学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而且这种努力凭借其本人的影响力而广泛传播开来，福建词学的声势遂日趋其盛。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云：“长乐谢枚如侨居榕城，好与同志征题角胜，曾哀刊《聚红榭唱和诗词》，词学因之复盛。”谭献《复堂词话》亦云：“闽中聚红榭诗词，倚声似扬辛刘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独造语。”事实上，这一切对谢章铤而言，都是他胸怀着理想而有计划地实施的。他在《赌棋山庄词话》中便直言，他要“于断绝寂寞之中，为吾闽永此一途。……且更望助我张目，于此道树立一帜，亦吾闽一大生色也”。有此抱负，才能有此种行动。

谢章铤之所以能重振福建词学，与他他对词体特性的准确把握有关。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词之真种子，殆将湮没……作者不与古人共性情，徒与伶工竞工尺，遂令长短句一道，畏难若登天，不知皆自画之为病也。且夫既能词又能知工尺，岂不更善。然与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其《眼

琴小筑词序》又云：“诗以道性情尚矣，顾余谓言情之诗，诗不如词，参差其句读，抑扬其音调，诗所不能达者，宛转而寄之于词，读者如幽香密味，沁人心脾焉。诗不宜尽，词虽不必务尽，亦不妨焉。诗不宜巧，词虽不在争巧而巧亦无碍焉。其设辞愈近，其感人愈深。范希文、欧阳永叔非一代名德哉，乃观其所为词与张三影、柳三变未尝不异曲同工。何哉？嗟呼！夫人必先有所不忍于其家，而后有所不忍于其国。今日之深情款款者必异日之大节磊磊者也。故工诗者余于性，工词者余于情。”谢章铤以“性情”为词之“真种子”，当然是直截本原之论，使词体放下种种依傍，自由地呼吸。他相关的词气、词量、词境、词学流变诸位其实都是建立在维护这种“真种子”的基础之上的。

谢章铤开创的闽词气象，在光绪、宣统和民国年间得到林葆恒的鼓吹，而继续发扬光大。他积极组织或参与当时的知名词社，如须社、午社等，也借此将福建词学的影响力推向全国。他在叶申芑《闽词钞》的基础上，扩充入选范围，将历代闽词选编为《闽词征》一书，以全面体现福建词学的历史发展。陈衍《闽词征序》即云：“叶小庚《词钞》所录不少遗珠，谢枚如《词话》收无非碎锦……子有提学归里展墓，告余将有《闽词征》之刻，询其宗旨所在则曰：世有诋闽人填词韵不叶者，吾将执斯集以辟之。”陈衍寥寥数语，实际上将近代福建词学的三个重要阶段、三个重要人物勾勒出来了。

依据上面简要的撮述，可见在清代词学史上，福建词学确实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因为其偏于一隅，大率以复兴本邦词学为己任，反倒没有了此前词派的种种故立新异、独标山头的风气。当岁月沉静下来，我们回看福建词学的发展，不禁要为其与晚清词学融通趋势的不谋而合感到欣慰。

志成2005年入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他即向我提出，想作近代福建词学的专题研究，并简要地跟我谈了文章的基本思路，我这才知道，他对这一选题已经关注有日了。我觉得这

一选题是热中取冷，堪称上佳。所谓“热”是指清代词学在新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而所谓“冷”是指在这股清代词学研究热潮中，似乎尚缺乏对福建词学的整体观照。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对浙西与常州两大词派的研究当中。福建词学，除了谢章铤的词话尚略多被关注之外，其他的研究就十分冷清了。我记得当时对志成说了我的一些想法：论题时间虽然是近代，但不妨从宋代梳理下来；范围虽然是福建，但学术的判断要放在整个词学的大环境中斟酌而下；标志性人物虽然是三个，但要勾勒其逻辑发展的进程，而且要置于整个福建词学的背景之下来考量；词学虽可侧重理论，但要针对福建词学的特点，加大对词学文献学的研究力度；等等。应该说，志成是相当圆满地达到了这些要求的，所以2008年他顺利地从中山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的论文经过修订后要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研究福建词学的论文在福建出版，也堪称一件佳事。相信他的多年付出会得到读者朋友的肯定。

志成乃湘人，我似乎未见其传统湘人的激昂之气，或许是长期浸染词学的原因，平素倒是斯文淡定的居多。话常是不多，却真诚而实在。倒是他喝酒的样子，“实在”得令人生畏，从来是满斟着敬人，对方有时未反应过来，他的酒已经下去了。我虽不善饮，但有时确实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喝酒清谈，也是觉得这样的“实在”在纷纷扰扰的社会中，真是弥足珍贵的事体。现在志成的书要出版了，也该是我们再次把酒言欢的时候了。

目 录

1 绪论

上编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总论

第一章 地域文化与晚清民国福建词学

- 15 第一节 福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 20 第二节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的兴起
- 26 第三节 晚清民国福建籍词人词学家的地理、阶层分布
- 40 第四节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的地域表征

第二章 词人结社与晚清民国福建词风演变

- 60 第一节 梅崖词社与嘉道福建词风
- 65 第二节 聚红榭词社与咸同福建词风
- 76 第三节 瓠社与光绪福建词风
- 82 第四节 须社与福建遗民词风
- 91 第五节 寿香社与民国福建女词人创作

下编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个案研究

第三章 叶申芑词学研究

- 102 第一节 叶申芑的家世生平及词学交游
- 120 第二节 《天籁轩词谱》研究
- 139 第三节 《天籁轩词选》研究

第四章 谢章铤词学研究

- 163 第一节 谢章铤词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179 第二节 谢章铤词学性情说
- 191 第三节 谢章铤的经学观对其词学思想的影响
- 208 第四节 谢章铤的词气说

第五章 林葆恒词学研究

- 218 第一节 林葆恒与《闽词征》、《集宋四家词联》
- 228 第二节 《词综补遗》研究

245 结 语

249 参考文献

258 附录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简表

278 后 记

绪 论

地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且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文学，而且也是主盟文学的发源地之一。袁行霈谈及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时称：“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说明中国文学有不只一个发源地。”^①地域性的文人集团在共同的文学主张的影响下，逐渐形成旨趣相投、创作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然后此种创作宗旨和创作风格可能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和接受，并成为主盟文学，从而又影响其他地域性文学。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此起彼伏，如诗歌流派有公安派、竟陵派、虞山派等，词学流派有云间词派、常州词派、浙西词派、阳羡词派、临桂词派等，散文流派有桐城派、阳湖派等，戏曲流派有吴江派、苏州派等。福建地处东南一隅，虽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词学流派，但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其词学表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词学兴起的原因不同于主盟词学；其词人群体所表现出的地域特征颇为明显；叶申芑、谢章铤、林葆恒等不同时期的代表努力开创福建词学新局面，给晚清民国词学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一、研究的主要范围

首先，词人的收录范围。本书属于对地方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期通过研究晚清民国福建一隅的词学发展而丰富近代词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学的内容；通过对地域词学的深入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地认识地域文化对词学的影响。因此本书对出生于晚清民国福建地方的词人、词学家的词学著作进行爬梳研究，不论其人出生后是否留在福建，皆纳入本书研究范围。特别提出的是，台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划入福建省，至光绪十二年（1886）单独列为一省。因台湾地位特殊，且资料难以收集，故本书未将台湾词人纳入其中。

其次，界定本书所收录词人的时间跨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是从社会、政治等角度来定义的，指的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即便如此，当代学者郑大华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①。然而，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不因社会突变而发生质的变化。而且，词人和词学家的词学活动也不一定刚好能以分界点来划分。事实上，民国许多著名的词学家如朱祖谋等人的词学活动亦在历史学家所谓分界点之外，但他们对民国词学的影响是无法因分界点而抹杀的。因此，当代词学研究者严迪昌、朱德慈、朱惠国等在研究近代词学时大都没有囿于历史学家的所谓传统分期，而是打破近、现代的分界点。严迪昌《近代词钞》即是如此，并说：“‘近代词’应该不仅仅是‘近代’这一历史时空间存在过的词，它而且更应是这一特定文体在该段历史时空里继续运动的存在标识，是词的历史的阶段性和内涵的指称。文学是历史构成的组合料之一，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照之对象，但文学不应是史的附庸，更不能是史学的附庸。唯有如此，始能在繁碎杂乱的词文

^①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7日。

献旧纸堆中，清整出其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也不能重复的价值来。”^① 故是书收录词人行年上限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之后，下限取生于光绪十年（1884）以前。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收录时间始于嘉、道交替之际，终于民国二十年（1931），也有“少量卒于本年之后者，乃依惯例阑入而已”。另外，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在时间跨度上“大体相当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词学研究的人物活动来看，大体从张惠言到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三大家”^②。以福建词学而论，开振兴福建词学先河的叶申芑出生于18世纪后期，卒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其主要词学活动在传统意义上的古代与近代分界点之前。但是，不可否认，叶申芑自觉振兴乡邦词学的精神与对福建晚清词学发展趋势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而福建另一位词学家林葆恒出生于1872年，比王国维早5年，但逝世于1950年，其词学著作等身，堪称八闽词坛后劲。鉴于此，根据福建词学的特点和参照词学前辈的做法，本书亦打破传统意义的历史分期，不严格遵循历史上古代与近代之分、近代与现代之分，其时间跨度从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约150年，以期完整地勾勒出晚清民国福建词学发生发展的轨迹。

第三，词学内容的界定。词学研究由来已久，然而词学界对词学概念的界定存有较大的分歧。业师彭玉平教授曾撰文《词学的古典与现代——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初探》，深入探究了词学的形态分期及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指出：“作为一种专门之学，词学与诗学、曲学等文学的分体学科一样，有其独立的学术源流和学术体系。”^③ 笔者亦赞同此种观点：“词学作为一种独

① 严迪昌：《近代词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 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 彭玉平：《词学的古典与现代——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初探》，《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页。

立的专门之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但又与音乐、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研究范围包括词的起源、词的体制、词与音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行实、词籍版本、词学理论、词派、词史等诸多方面，构成一个内容广泛、复杂而又严密的学术体系。”^①由此可见，词学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它不单单是对词史的简单勾勒，也不仅仅是对词学理论的归纳，它包括了对一切与词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本书采用广义的词学概念。翻检晚清民国福建词学文献，浓郁的乡邦情结促成了福建词学的兴起；此起彼伏的词社掀起并推进了福建词风的演变；受地域文化影响，晚清民国福建词学有较浓的地域表征。其中，叶申芑、谢章铤、林葆恒的词学贡献尤为突出、重要，他们三人分别代表了晚清民国福建不同时期的词学发展，在福建地域词学与主流词学的矛盾互动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不是简单地对晚清民国福建词史作线条式的勾勒，而是重点突出，以点带面，在全面把握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特点的基础上，对叶申芑的《天籁轩词选》、《闽词钞》、《天籁轩词谱》，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及续编，林葆恒的《词综补遗》、《闽词征》、《集宋四家词联》等词学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

二、研究现状

近代词学史上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风起云涌的常州词派及与之相关联的临桂词派等，而地处一隅的福建词学少人问津。晚清民国有关福建籍词人的人物碑传、序跋、笔记等开启了福建词学研究的先河，但评述过于简单。冯登府《闽词钞序》较早肯定了叶申芑的词学成就：“小庚太守博洽，工诗词，政事之余著书为乐，其所刊《天籁轩词谱》、《词韵》、《本事词》诸书早为词林职志，

^① 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兹复从故家旧籍搜遗摭佚，竭数十年心力而成是钞。其体例特立，其词皆不经见，宋元人不传之集皆赖以传焉。”^①是序明确肯定了叶申芑整理并辑刊《闽词钞》的文献存录贡献。

晚清民国词学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常州词派仍是词坛主盟，但其他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词派应运而生，如以王闿运、程颂万为首的成立于光绪初期的湘社，标志着湖湘词人群的正式形成；以王鹏运、况周颐为领袖的临桂词派承接常州词派余绪，并将之发扬光大；还有较少受常州词派影响的岭南一隅，以叶衍兰、汪兆铭、陈洵、梁启超等为首的独具特色的岭南词派蓬勃发展。此时的福建词学虽然不足以与上述地域词学相抗衡，却也引起谭献、张德瀛等词学家的关注。谭献《复堂词话》云：“阅闽中聚红榭诗词，倚声似扬辛刘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独造语；赞轩较和婉入律。”^②肯定了以谢章铤为首的聚红榭词人的创作特色，其中特别称赞谢章铤“多振奇、独造语”，刘赞轩“较和婉入律”。张德瀛《词征》卷六云：“刘赞轩词，如金丝间出，杂以洪钟；谢枚如词，如古木拳曲，未加绳墨。”^③谈及福建词人刘赞轩、谢章铤的填词特点。

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古典词学向现代词学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词学家跨越两个世纪，既受过传统古典词学的熏陶，又亲身经历了新文学运动。选本、点评、序跋、词话等词学批评形式逐渐被专著或论文替代。此时受关注的福建词学者有林葆恒、黄孝纾等。潘飞声《七绝》：“曾写吴绡付小胜，兰台走马几回登。多君豪比曝书老，老去填词话五陵。”“得传简册比生天，千古词人恨满笺。秀野斜街征故事，衣冠应有拜灯前。”^④高度称

① 冯登府：《闽词钞序》，《闽词钞》，道光十四年刻本。

② 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006页。

③ 张德瀛：《词征》卷六，《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185页。

④ 潘飞声：《绝句》，林葆恒《集宋四家词联》，民国刊本。

赞林葆恒重刊《清真集》和编辑《闽词征》的词学贡献。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期，福建词学研究停滞不前。尽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一批文学史著作，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等，然皆未关注晚清民国福建词学。

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真正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应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于《福建论坛》1985 年第 5 期的张文潜与王子宽合著的《谢章铤和〈赌棋山庄词话〉》，初步介绍了谢章铤的生平、思想及其《赌棋山庄词话》的重要观点。自此之后，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特别是谢章铤的词学成就进入众多学者的视野。其中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有陈庆元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的《爱国词人谢章铤的词和词论》、2001 年第 1 期的《谢章铤的学术思想和传世稿本》，祁见春发表于《东岳论丛》2000 年第 3 期的《谢章铤的性情说》，程绪平发表于《龙岩师专学报》2005 年第 2 期的《谢章铤的“词史”意识初探》，刘荣平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的《聚红榭唱和考论》等。除此之外，一些单篇论文虽然不是专门研究近代福建词学，但也涉及福建词学家，如胡建次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05 年第 5 期的《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词趣论》涉及谢章铤的词趣观，陈水云发表于《求是学刊》2002 年第 5 期的《常州词派与近代词学中的解释学思想》谈到谢章铤“虽作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未必定有此意，可神会而不可言传。断章取义则是，刻舟求剑则大非矣”^①的观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近代福建词学研究的兴起不仅体现在单篇论文的专门论述，而且在一些词学著作中设专章专节加以详细阐述。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高度评价了晚清民国福

^①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年。

建词学，如评叶申芗“重振闽人治词风气”，“谢章铤以有《赌棋山庄词话》渐为人知，事实上在晚清词论家中他是为数并不很多的理论和实践兼擅的名家词人”^①，“《赌棋山庄词话》是一部基本上不沾染门户偏见的词论之著”^②，“晚清词人中真能汲得‘浙派’清隽空灵的神理，融出一己幽婉疏爽情怀的是叶大庄”^③。严迪昌不仅关注福建词学，而且高度重视福建词人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在其所著《清词史》中多处引用谢氏观点。另外，严迪昌在《近现代词纪事会评》中多处谈及福建词人词学家谢章铤、刘家谋、黄宗彝等，特别转引陈兼与《闽词谈屑》：“清光绪间，朴学大师谢枚如（章铤）为正谊书院山长，一时名彦如陈弢庵（宝琛）、陈木庵（书）、陈石遗（衍）、张贞午（元奇）、林畏庐（纾）等皆出其门下。以经术而为词章，与南海陈兰甫巍然相峙。有《酒边词》及《赌棋山庄词话》。其词近苏、辛一路，如《长亭怨慢》（登金山塔院）云，豪情壮采，何减青兕。又小令《采桑子》（纱窗人坐氍毹里）云云，此又宛转清圆，歇拍尤胜。枚如在榕城有《聚红榭吟集》，并刊有《聚红榭唱和诗词》。其中工于词者，有刘芑川（家谋）、黄肖岩（宗彝）、黄笛楼（经）、刘云图（绍纲）、梁洛观（履将）等，一时称盛。其词话议论精辟，声律字句，金针度与。”^④

黄霖《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较早将谢章铤的词论纳入文学批评史。该书共列词论四节，谢章铤词论独列一节，主要论述其论词派与辨词体的观点，并将之与刘熙载相媲美，认为他们能不囿门户之见，时有独到之语。在论词派方面，认为谢章铤“能独立于宗派之外，少门户之见，比较客观公允地评价浙、常两派的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50页。

②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51页。

③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66页。

④ 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第190页。